

壹、互今的迷行

想起來那時就像生了一場病。

回到居住城市的這幾個月以來，一切生活都回歸到一個平穩的軌道上緩緩的，如同遙遠記憶的往常運作著，我得到了前兩年一度夢寐以求的工作，每日鎮定的坐上公車，轉乘捷運，走進大樓案下電梯的按鈕，往上垂直爬升一個高度，在視線掃過的依排數字之間，像翻弄著一本日曆，有少數幾個數字會開啟一些記憶，如同那到電梯門開啟那般，開啟了門後的一段對於生活的描述。

我剛從一段感覺起來時間過長的旅行回到台北，不知是否為橫跨地理屏障帶來的季節轉換，或是海拔高度、溫度、溼度那些皮膚上的感觸的變化，開啟的一連串細瑣的反應，旅行中感知的記憶逐漸向無邊的空間擴散稀薄，而環境變化所激發的新感知，正向試圖保留的記憶興起抵抗。又如身處在漩渦中，在一些轉動逐漸趨緩的環節之間，更有擾動的力量，在力量交會的介面上，彼此摩擦、拖曳，對於狀態的敘述不得不將無時不刻的變化納入考量，而所消耗的如同發炎一般隱隱燥熱，冰冷的臉皮之下，我感到內在卻熱烘烘的；不知聽覺衰退亦或內在噪音過於吵鬧，那些內在的聲音來自許多細微的結構的斷裂，參雜了武斷的重建工作奔馳起來的施工聲，再也容納不下週遭聲音的輸入。失去了那來自外在的提醒，我無意識於自己的所在，我感覺體內鬧哄哄的，穿行在忙亂的生活中卻寂靜無聲。

這一切反應就如同那些潛藏著的，不張揚卻無處不牽扯著自己的病徵。

就像那些熱燒的病人一樣，體內升高的溫度，掩蓋了感知與判斷，即便嘗試著從不適感轉移注意力，能夠衝出鼓譟的身體向外，但卻依然可以輕微地察覺一種時間感的失去；偶爾叱喝並阻止現實時間的前進，片刻憶及旅行時的景況，反覆從不同角度進入，細心覺察其色澤與氣味，試圖從片刻的記憶中，拉些什麼回到現實中；或於現實生活中，因某些偶然的情景，開啟了通往留存心中漫長旅行的記憶的連結，而在轉瞬之間失神落魄，徘徊在現實與記憶之間，失去了之於時間的感知。

那種徘徊，就像是一場儀式之徘徊於現實與心之所寄，然而一段旅行的歷程，卻不能考慮為斷然開始，霎時結束的。一但我們遁入那種徘徊，令我嘗試說明一段旅程時，徘徊於開始之前與結束之後，它可以在時間的軸線上延伸到無窮的前方與後方，記憶中的片刻在無限思念與描述之間被延展，以至於甚至也失去了之於記憶中時間的度量。

這種患病的感覺引起了我深深的不安。不安的感覺驅使我在街上快步的行走，試圖擺脫那些徵狀，街道在我的步伐之下一一退去，腦中記憶的片段如同書頁一般閃過，失去的時間感被眼前無法否認的空間的移動所填滿。

我以為旅行將我的記憶堆疊，其實卻是重建記憶失去度量的部份。彷彿只有透過空間中的移動，才可以重建對時間的認知。

* * * *

即便沒有在美洲旅行，你也許仍聽說過那條全世紀最長的泛美公路(Pan-America Highway)。這條始自阿拉斯加，劃過北美洲西岸，於墨西哥進入中美地狹，穿過舊時馬雅與阿茲提克文明的領域，再盤旋於安地斯山脊上一路向南，將近 50,000 公里的驚人公路，卻在巴拿馬與哥倫比亞的交接處，因為濃密的雨林，而中斷了 87 公里(稱作 Darien Gap)，也另無替代道路。此兩國界間一切來往旅行至今只依靠渡輪，成了泛美公路的旅行上失落的一處，或許毒梟與武裝游擊隊盤據也未可知。而我一趟沒有限期的南美旅程，約莫便從泛美公路南美段的起點，哥倫比亞最北方的加勒比海岸開始，也是馬奎斯幼年成長，揮霍其早年創作生命的地區。

海岸後方不過數公里內的內華達山脈(Sierra Nevada)，旅行的最初，我步行整整三天，深入迷霧般的中低海拔叢林，抵達了公元 11 至 14 世紀舊泰隆納(Tayrona)文明所遺留的失落之城(Ciudad Perdida)。聽聞了反政府的武裝游擊隊縱橫於鄰近的山區，或出沒於南方亞馬遜上游河谷區的古柯田間的情事，我也親眼見到正規軍於山林的羊腸道巡邏並駐紮，為看不見的不穩定局勢做了說明。背掛著長步槍的軍人脫去外衣散坐在小徑邊，偶而也向徒步而來的旅人，點頭示意或友善攀談合照，當下侵擾他們的只有日漸增長的遊人。而不知數十年不歇的動亂衝突更在旅人無法踏足的深遠區域發生，亦或那股力量如今在古老的文明之前也要被掩蓋。

又或是沿著泛美公路南下，直入哥倫比亞的中心，在夜裡乘車趕路而心驚膽跳的穿過那些長久以來人們心中惡名昭彰、紙醉金迷的犯罪城市……，我只搭在車窗後，窺看那浸濕路面反射的彩色霓光。離開大城市，這裡是哥倫比亞的精華之地，一些名稱唸來聲調婉轉巧妙的迷你山城因廣大的咖啡田而起，村鎮裡平日午後大街滿是老人小孩，來去也皆生氣蓬勃。廣場四週的咖啡館有水泥白牆與塑膠桌椅的樸素，婦人服務飲品收拾俐落迅速有小吃店的節奏，而入座的男人們卻有花不玩的時光啜飲一小杯黑咖啡，或加上幾大匙的糖也是無需講究的，不過

是為了話題助興而已。後頭總有幾台撞球桌，老男人們圍觀球局，搔著腦袋解那些無關緊要的碰撞角度。整個城鎮所流露出閑適的氣息，不知是否為了太多咖啡因的緣故。

城外彎曲的小路穿梭在廣大咖啡田的迷宮中，低矮的咖啡樹成排整齊地沿著陡峭的山坡堆疊而上，綜觀整個中部地區，咖啡田之間還矗立起幾座火山，而那暗綠色肥厚的咖啡葉顯出生命強韌，與火山形成絕妙的共存。田園景色一幕幕自乘坐的巴士外退去，旅行在這個區域令人感到輕盈愉悅。

超載的箱型車在安地斯高原上擔負了大眾運輸的任務，車廂不大讓人腰都彎了下來俯臥在座位上，以駭人的車速沒命地行駛在壯麗的山腰上，偶爾巴士的拋錨像琴弦斷了鬆垮在一旁，吃過路邊雜貨店各種口味洋芋片，和同車稚童擠眉弄眼一輪仍枯等，卻也不趕路。開闊的山谷使得天空彷彿與路的盡頭接壤，如同班機自我所居住的城市起飛的那一刻，窗外的景象，輕易的感受到安第斯山脊的開闊。

如此快意的旅程戴著我穿越厄瓜多的全境，巴士上的厄瓜多人變得內斂而沉靜。日落時分秘魯的邊哨站便現在前方的河谷之下，在薄暮的柔美中，消融了邊境的那份隔絕意義，而我還未自剛才匆匆瞥見懸崖邊，夕陽下孩童劃地對陣的足球比賽的那份淳樸美好中回過神來；一夜醒來，公路已離開那高超的奔馳經驗，匍伏在太平洋邊低平的沙漠地帶，我望著那半月形的沙丘綿延至熱海拍岸的白沫之下，迷濛間以為只是白日夢，而奮力起身伸展後，就會再次於前日的高原景緻中醒來。

沙漠中景緻所帶來的驚奇，很快就被單調重複的節奏所掌控，以致於我也找不出更多不同的辭彙來形容那貧瘠枯燥的風景。太平洋冷洋流所帶來濛濛的鹽霧，終年的滯在這廣大的區域，如同大漠自身的灰色倒影，這虛實成雙的沙漠，隨著一路金黃色的沙逐漸轉變成象牙白，貧瘠的地僅足夠葡萄酒莊的興盛，一直通到那座西班牙征服者法蘭西斯·皮撒羅(Francisco Pizarro)五世紀前建立的利馬城。

這秘魯首都舊城過往的輝煌風采，如今已被狂亂失序的貧戶區域所包圍，對比著海岸懸崖邊的大型摩登商場，暈眩地失去了其歷史的臍帶，而來自中國沿海的移民，160年來持續的在利馬落地生根。我逃離了那座不討喜的城市，風塵僕僕的趕赴智利的邊境，這是太平洋戰爭中，從秘魯與玻利維亞手中奪得之地。

換過好幾種貨幣，大小銀幣上的圖案與浮動的匯率一直令人困惑，旅行了近三個月，當拋在身後所居住的城市已渡過了一個春節，一個冬天，我還在同一

條公路上奔波。沿著智利北部狹長的海岸線，氣候越加乾燥，旅程悄悄地經過了全世界最乾燥的阿塔加馬(Atacama)地區。我在一個寒冷的清晨抵達首都聖地牙哥(Santiago)，巴士的車窗內凝結了一層厚的濕氣，之後凝結成水珠向下流淌看不清前方的景物，我瑟縮在座位上的身體矇矓地醒來，感到既冷又疲憊。巴士站外頭的大都會尚未醒來，想找杯熱咖啡也不可得。

一時間的念頭盤旋，我可不可以暫時休假不再旅行？

走在聖地牙哥的街上，恍然聽見一群標準台灣口音的行人錯身而過，不難猜測是當地的台僑，難得見到同鄉客，卻不知為何立即自然地回復了那台北捷運上慣習的冷漠距離。此時智利正為隔年準備，盛大慶祝自西班牙殖民獨立的 200 週年，而不知來自異鄉的台灣人是否因此感到自身處境的疏離。

路心巨大的 200 數字樣雕塑，正對著宏大的總統府建築—墨尼達宮(Palacio de la Moneda)，40 年前那場宮內的血腥政變，興起智利社會主義改革的民選總統阿葉德(Salvador Allende)對全國人民宣告：「我對智利及其命運擁有信念！」隨後在槍砲聲中飲彈自盡，排山倒海而來的，是皮諾切將軍(Augusto Pinochet)十多年的獨裁政權，全世界許多國家同時期經歷了一個受迫害的世代，如今當人們不再談論傷痛的記憶時，卻彷彿距離獨立的年代更久遠。

一位初負笈來此，投宿同旅店的早慧的歷史系年輕學生，與我時常行廚共據一房，我追問起智利過往人物的歷史定位，在關於歷史事件的談話中，方走過的地名又一一浮現。

距離聖地牙哥一箭之外的港都 Vaparaíso，山坡上擁擠的彩色鐵皮屋之間，有聶魯達(Pablo Neruda)最珍愛的屋子，他於未足耳順之年從流亡海外回到故國，寫下：「親愛的，我自旅行和憂傷歸來……。」

於是忽覺這一路上太多人氣了，歷史又太重。續南行，迎來南半球的西風帶，大地始綠意盎然，接著樹木益發高大，大地點綴了錯落的寶藍色湖泊，是殖民時代剽悍的化外遊牧民族馬普切(Mapuche)匿蹤之處，空氣中充滿濕氣。猛然抬頭，發現泛美公路被阻絕在眼前的海峽，聖地牙哥以南 1,000 公里的蒙特港(Puerto Montt)碼頭後方的海灣。由此續往南去又數千公里，幾無任何鋪設的道路，深長的智利巴塔哥尼亞(Patagonia)地區，是獨立後移民自歐洲的開拓者的前哨站，而如今只剩下屯墾一代的遺族，在太平洋冷冽的寒風中，彼此隔絕地過著遺世的生活，那是一個封存了歷史的真空之境。

旅行已三個月了，當梅雨季過後，台北就要迎來溽暑，而我現在每一步向

南，都更對著深冬裡側身而去。

尤薩(Mario Vargas Llosa)說：「任何優秀的小說，都有它們自己的時間。」

* * * * *

從蒙特港的長途巴士站下車，我匆匆尋找繼續南下的交通資訊，我希望在冬季的第一場雪來臨之前，結束至南的巴塔哥尼亞之行，以省去面對禦寒衣物與裝備不足的那份尷尬。而那短暫的停留，卻擁有了恬靜難以取代的時間。

在這個巴塔哥尼亞的入口，蒙特港的巴士站面向海峽與智利外海最大的島嶼奇洛埃(Chiloe)。海峽上天氣陰鬱，卻不興風浪，灰色低矮的雲層將海天之間的空間壓得扁扁的，使得視線在比例上擁有了開闊的感覺，也像一道古生物魚種的張口，將過客吸入深海的時光。有一說泛美公路跨過海峽接續著，結束在奇洛埃島南一個不起眼的小鎮。

晚間巴士乘上渡輪，在海面上延續的這段意念中的公路。船離港後，我忍不住從座位上起身，下車，拉開船艙門，入船艙。狹窄的空間使得氣氛更顯熱絡，湊熱鬧的買了杯即融咖啡，我到甲板上吹風去了。夜裡天水皆墨，而分不出實際的界線，平行於前進的方向，遠處有微弱的紅色燈誌綿延著，也許那引導著船舶至島的頂端？只是船首的夜其深遠不見前方，彷彿連目的也是無名的，而漂泊在幽冥界。

唯一說明前進的訊息是船身劃開浪頭的水聲，那一波波的，是水破裂的聲音，我回憶起一日因旅行走在京都寺院枯山水庭園上的礫石聲。小心翼翼的步伐通向一座清晨的寶殿，殿內僧侶眾頌唱佛經和緩的梵音，隨著身向廳堂的趨近而一波波拍打至面前，我步上了古樸的木造階梯，地板發出吱吱呀呀的聲音，我躡手躡腳地入殿在一群黑色素服的人群之後跪坐下來，諦聽那空無的佛唱，將我推入一個忘我神遊的意識中，嵐山透光的竹林自我的兩耳邊輕而掃過，我續踏在碎時路上漫步，漸漸遠離那座寺院，誦唱聲在背景逐漸淡去，忽然聽見不知何處敲鐘的喑鳴而思索入神。

片刻之後，我在甲板上回過神來，不知方才須臾之間，那佛唱渡了誰人。

在島最北端的一個小鎮下車，友善的當地人指引了我一片適合的營地，讓我得以架起旅途中拮据旅費購入的簡易遮雨棚，權充自己臨時的棲身之所。我見

附近的農舍有光，便前去敲門，希望可以借些水，像是管家身分的婦人不置可否，開門讓我自行進入房舍。

獨自地站在角落的廚房，我望著水龍頭注入金屬容器內的水位緩緩地上升，反射出一道森冷的光線，另一頭黃色的燈光下，長長的餐桌前坐滿了賓客，饜足的表情上，看得出氣氛早先已熱絡過，人們轉而為輕聲的交談，不久後有人起音歌唱，之後眾人欣然唱和，一時屋內又變得喧鬧不已。忽覺自己彷彿誤闖的尷尬處境，便迅速離去。

鑽入雨棚下的睡袋裡，氣溫也許已降到 10 度以下，四處沾滿了露水，我將所有衣物穿上，讀起達爾文(Charles Darwin)搭乘小獵犬號(HMS Beagles)的那趟環球旅程期間，於 1834 年底暫留此地的文字紀錄，並隨著他的文字進入了一個為巨大森林所覆蓋，氣候惡劣致令人不悅，陰雨密佈的世界。

忍受整夜難耐濕冷，徘徊在睡眠與清醒之間，對夜的長短失去知覺，隔日醒來，方知營地置身一處海岬上方，清冷的晨曦初淡施脂粉，海洋平靜得反射出一層輕薄的光澤。另有一帳來自瑞士的旅人，見了我情緒頗為激動，渴望地與我攀談，若長久未曾與人言談，他說如此獨自宿營旅行已兩年多。

1834 年 11 月 24 日，一場測量奇洛埃環島長度的行動開始。小獵犬號與另一條受差遣的舢板，從島的最北端出發，分頭沿著東西兩岸巡航，預計在島的南端會合；達爾文則顧了一匹馬同時出發，沿岸考察生態，再伺機登船會合。

海面上除了奇洛埃，大小不等的島嶼點綴在太平洋與南美大陸的交境，島嶼個別的輪廓曲折離奇，而無法將其形狀作歸納或分類，而島嶼陸上還有許多幽暗的湖泊遍佈著，使得整個環境更像是破碎的陸地四散在水域內。這其實是大陸板塊沉降的結果。當無預期的密雲快雨襲來，水岸邊揚起一陣鹽霧與水氣，讓人的視線迷失了焦點，一時分不清楚是陸地環抱水域，或是水湮漫大地。

在迷霧中，奇洛埃人說是一艘喚作 **Caleuche** 的幽靈船，為了隱匿蹤跡，所製造的迷障，但因為尋找不到回家的航線，無盡地迷航在群島之間。每當夜晚降臨，它會在航行時演奏不知名的樂曲並令整艘船發出螢光，船員從白日偽裝的海獅或海鳥一類還原其形體，每位水手的真實面貌驚人，也許是一條腿怪異地向後彎折了直服貼著背，永遠以單腳跳躍前進……。

島嶼深處的森林茂密得無法穿身，若是硬闖則必造成體膚傷痕四處；陽光無法穿透到達地面，因而顯得潮濕而泥濘得難以步行。達爾文僅能沿岸邊拾島的輪廓前進，隨處紮營過夜。面對太平洋的海岸線，綿延著細緻的灰色沙灘，沙灘

後方則生長了半枯黃的草叢，開展出一片狹長的乾草原，形成了一色調淡雅的風景，而毫無人跡。那彷彿是一個未曾向人揭示，而無從確知其真實存在的密境。

人們相信夜裡的沙灘上，會出現一位叫作 **Pincoya** 的海洋女神，她的金髮與少女般的軀體散發出驚人之美，任何人見了都為其所傾倒。每次現身，**Pincoya** 會選擇以面對或背對大海的方向而起舞，當那些面對大海的夜裡，便宣告了漁群豐沛的日子來臨；而背對海洋而舞時，則表示魚群的消失；森林裡頭躲藏著一名叫 **Fiura** 的矮小女人，誘惑人入叢林深處與其交歡而迷失方向，或施以幻術使人成為永遠的畸形，然而沒有人可能與 **Fiura** 搏鬥，因為她只是一個影子……。

這些怪談存在於奇洛埃人長久口耳相傳之間，並被集結成一本小冊子兜售予遊人。我以幾個鎊幣同一位港邊擺攤的老婦手中買了過來，並坐在碼頭上讀起，書中的世界一陣喧鬧，直到被一陣無預期的雨所打斷，我起身避逃，環顧四週，才發現眼前的港口更顯冷清了。

數日後我旅行至中部的卡斯特羅(Castro)時，達爾文則在書中記下，1834 年 11 月 30 日的一個週日清早抵達此一城鎮。

彼時奇洛埃的首府已從卡斯特羅遷離了一些時日，西班牙人規劃的棋盤式街道人去樓空，然而那全木造的教堂依然在座標的中心。過去因遭到殖民者剝奪了土地，因此全鎮的人生活清貧，甚或一只時鐘或手錶都沒有。他們合僱了一位能夠不用鐘錶判斷時間的老人，在教堂內用他秘密的方式敲鐘報時。當達爾文抵達這個空蕩蕩的城鎮之後，前來觀看這外地訪客搭帳棚的人群才悄悄湧現；不知自何時開始，地區首府再次遷回卡斯特羅，小鎮再度興盛，棋盤街道上的建築依然只有二三樓高。華燈初上時，火腿鋪、海鮮餐館前人潮湧現，陣雨再度襲來，人們也緩步泰然，疾風奔馳，濕漉漉街道因而騷動了起來，古老的木教堂發出喀喀嘎嘎、咿咿嗚嗚的聲響，彷彿老骨頭伸懶腰，陰暗的雲層壓境，使得底下低矮街道繽紛與熱鬧的畫面更為濃縮飽滿。我的一雙鞋全濕了，受不住寒冷，急走入一家旅店欲投宿，枯立在櫃檯前許久不見人來接應。

遠處，那些退潮後成排擱淺在沙灘上的小漁船傾倒著、依然建在海灣邊的水上人家、教堂的鐘聲，路燈搏擊狂風而明滅不定，公車司機在筆直的道路上也莫名其妙出神，而將車身駛離邊線越來越遠而不自知。將手中截角的船票攤平收納好，我確實去過了奇洛埃，但此境回憶起卻只如自我的一語夢囈。

1834 年 12 月 6 日，達爾文與小獵犬號離開奇洛埃群島。

* * * *

2009年3月某日傍晚，天色仍未全暗，整日的移動卻已令人飢腸轆轆，在一家小餐館裡頭，我是當晚的第一個顧客。即便在這巴塔哥尼亞地區，智利人仍保有前幾代來自歐洲的先民，晚用餐的習慣。四下無人的餐館內，當下我顯得有些格格不入，只是盯著那寂寞賣力的電視新聞播送。

新聞裡出現的是原先南入巴塔哥尼亞必經之地—查藤(Chaiten)，該鎮外不過10公里外，與村同名的火山近日持續地活躍。融岩不斷地推擠下，火山口可能再度的崩塌，許多鎮民已被強制的撤離。新聞畫面中無聲緩慢湧昇的火山灰雲是如此優雅，我看得入神，直到餐館內人聲鼎沸，夜變得正豐美，我重新琢磨了計畫，起身出發。

往後的十數天內，我繞道阿根廷，快速的向南旅行兩千公里。

在一個風光明媚的午後，穿過一整片山毛櫸森林，穿過了阿根廷美麗的湖區和蜂擁而至的遊人，經過了一些早先歐洲拓荒移民所創立的小鎮，我在兩點大作的午後，從霧裡狼狽地撞進 Trevelin 一家無人的茶館，穿著不相稱的粗厚衣裝，享用了整套傳統威爾斯式的下午茶；而雨後公園裡阿根廷的女孩兒用銀製的吸管，啜飲著木杯中的馬黛茶(Mate)。

該地住店的女主人指我一條小道，見底後攀爬鎮外山坡向上直抵一座高地湖。湖邊遊人無二，偶然經過的男子求我為他照相，而後撇了撇頭示意上車，一同開著車在高地上尋找瀑布。高地路一走沒有盡頭，此鮮有人煙之地，也不知土路聯絡何處，直到一對粗壯的牧牛擋下去路。下了車，同那位農夫談天，合照，男子留下農夫的地址，以將印好的照片寄送給他。瞥見地址簡單得沒有巷道指示，只寫「後山某某拐彎處某某人」。

越往巴塔哥尼亞的心裡去，散落在那條貫穿阿根廷西側數千里的40號公路上，每個小鎮相隔越來越遠，人口也越來越稀少，物資越來越難送達。

於是一日，停留在一喚作 El Boson 的小鎮，這裡任何東西的成本都昂貴，預算又總是只夠吃賣場裡的熟食。傍晚只為了找些便宜的食物，而在街道上長久遊蕩。之後又下了雨，鞋子都浸濕了，破了。

將沿路蒐集的一些書打包郵寄了回家以減輕重量，還在旅店的餐桌上拋棄下一本西班牙文的文法書，一本史特林堡的劇本集，丟下幾件搓洗得破損的衣

服，換上了一件大賣場得來的禦寒刷毛厚衫，舊的旅程一層層剝落，越來越輕盈。

搭乘的一輛鐵絲網包覆車窗的巴士，沿著險惡未鋪設的 40 號公路緩慢行駛，揚起一道沙塵，輪下輾過的礫石被炸彈開，打在車底盤上發出鏗鏘的聲響，顛簸的前進，不記得走了多少小時，太陽逐漸西沉，無邊無際的乾草原被染成紅色。漫長的旅程上回憶起了一年春夏之際，一樣同一群人坐在小巴士上，行進在亞利桑那州的沙漠裡，持續出現的赤色岩石與毫無景緻變化的地平線，讓你不禁一再地昏沉睡去，某次醒來時，那個多年與你一同作科學研究的老友告訴你錯過了地平線上，罕見大氣折射造成的幻日景象，昏沉中你為沒看過那副景象而無法理解錯過什麼。

你也不甚知道約莫在去印度追逐自由的夏天，那位老友悄悄開始學習攝影，幾年後你們都退伍了，你去過東京上班之後，他搭了一個自己的攝影棚，努力為家裡償還債務；之後不知道從何時開始，他的收入越來越穩定，超過了那些大學時成績都比你們好的同學，後來你見到他時總是富足安穩的模樣，你為他感到欣慰。

或是有一晚大學的學妹約你在家附近的咖啡館，向你告解每日在知名科技公司競爭的壓力，生活在一種心虛的感覺裡而害怕遭到淘汰，她沒有辦法像你們那樣放下穩定的生活去走自己的路，死命欲擠身人人都去過的英國，或是美國的著名學府，往後便能心安理得與同儕平起平坐；或是另一個小你三歲的朋友，不斷的對所有朋友發新聞稿，拼命的印名片，希望博取大家對他自認的藝術家身分給予尊重；或是那位常常沉迷在酒精裡的朋友與你聊到天亮，猶豫邁向補教名師的同時，是不是該放棄追究那年你們考研究所時，一同在圖書館前討論的宇宙學問題……；而只有你還在生活中旅行，無法安分的委身於一份工作，幾年過去了，只有你還在路上，但卻覺得越走景致越迷糊……。

你的朋友從清晨台北東區的酒吧出來，寫了封信給你，說見著了男女酒客酣沁的模樣，問你到底是篤定了未來的路，還是早已失去對生活的想像，你坐在小鎮網咖的電腦前，驚覺自己離家好遠。

達爾文在離開巴塔哥尼亞之際，於家書中希望父親理解，自己那旅費支出不過是龐大家產的九牛一毛，顯得旅程中的各種發現更為彌足珍貴，以及請求對父親安排的生涯的叛逆。他告訴你那些馳騁在此彭巴草原(Pampas)的遊牧民族高喬人(Gaicho)，他們目光敏銳，容貌優美，帶著高傲和放蕩的神色，生活在自由自在裡，有一種高度的享受，能在任何時候勒住馬匹說道：「我們就在這裡過夜吧。」

平原如死一般的寂靜中，你看見高喬人跨騎在馬背上，急拉著轡繩自眼前奔去，消失在一片揚起的煙塵中。

你又想起了那年從孟買搭了二十多個小時的火車南下，為了親睹那傳說中的儀式舞蹈 **Kathakali**。列車穿過雨季肆虐的南方省份，大水淹過視野所及的農田，直到進入叢林裡，空氣裡充滿水氣，行駛了好幾個小時都不見一戶人家，窗外遠處掠過一片田園，赫見一名童子騎在水牛背上，視線追逐著列車，你彷彿可以看清楚他那逼視的眼神，疑惑著那稚童是如何出現在這隱匿之地……。

而窗外的巴塔哥尼亞，依然單調乾枯。

午夜時分，巴士停在一家荒野中的小客棧外，所有人皆下車擠進小小的酒吧。吧檯裡轉撥著足球賽，過客與本地人對著同一場比賽叫囂，氣氛變得熱絡。步出客棧，一股強烈的寒意逼來，握緊了拳抱住胸口迎上，將自己隱入夜色之中，抬頭看見了獵戶星座，除了更向天頂的北方靠去，和童年時見著獵戶星座的排列並沒有任何不同呀。

清晨時分，我被日出金黃色的光芒喚醒，平原沉浸在一片光輝之中。

是日我在與阿根廷著名探險家 **Perito Moreno** 同名的小鎮下車，等待下班數日一隔的南向巴士。小鎮鄰近的布宜諾斯艾利斯湖坐落在與智利的邊境上，屬智利的那半藏在重山之間另有其名，藍灰色的山壁間為沉重的雲所籠罩，威嚴彷彿有神靈居住，來自太平洋的西風被神靈一掌擋下，化成豐沛的雪，山後的阿根廷巴塔哥尼亞則是開闊寧靜的。小鎮無人造訪，亦無人信步街上。

晃蕩數日，回到巴士站等待預計該日抵達，沒有時間表的班車。站內無人，只有隔壁的超商有人氣，冷風颼颼，令人無法久呆在曠野上，只能躲在店內，吃膩了乾糧配可樂，買下兩片蔬菜 **Tortilla**，吃來不冷也不熱。站外降了半旗。電視上轉撥著前總統阿方辛(**Raul Alfonsin**)的死，一幕幕皆是覆蓋國旗，簇擁著緩慢前進的棺木，數千里外的布宜諾斯艾利斯萬人空巷。幾個小時裡間，不再有任何人進出過超商，店裡只有我，電視機與阿方辛。再買下最後兩片 **Tortilla** 吞下。旅行已四個月，那天是 2009 年 3 月 31 日。

* * * *

40 號公路上的旅程，總計斷斷續續地走了四、五十個小時，如果又拆開來

的話便成為好幾個日日夜夜。在空曠的原野中，只有一條不分岔的公路，行進沒有停止或猶豫的藉口，兩位司機相互接替，或相互助興，兼程向南。當車內的暖氣讓旅人懶散，忘記自己身在南國之南，各自沉浸在一些美好的夢裡；又偶而夜裡不知是否因為暖氣罷工，旅人的身體因寒冷而緊繃著，氣氛變得很沉默，當車窗上凝結的水珠滑落的剎那，也彷彿嘎然有聲。

雖然景色總是單調一致，但我未曾放棄嘗試在車窗後照相，不同溫度的光線照在一樣天地水平平均的穩定構圖裡，細微的色彩變化像是光譜般隨時間展開，每一刻都讓人愛不釋手；或見近身的乾草叢快速向後劃去，若再將視線漸漸投向遠方，景物最終將凝結在盡頭的地平線上。於是視線的落差令大地像是旋轉了起來；或無聊至極之時，開始藉哩程進度推算車行時速，估計當下所在的地圖位置，再透過地圖上各式地理標誌與當下所在之相對位置，抬頭比對那些抽象符號，其可能所描述之現實世界樣貌。當這些標誌在地平線上被一一定位之後，看著地圖上心想沒錯之該方位抬頭一望，便見著了在太陽照射下水藍色的透亮冰河，於是玩心大發，故技重施，一頭栽進地圖的世界裡，重新尋找綠色的湖泊或命名獨特的冰峰。

於是時常身在離家遙遠的第二地旅行，卻沉迷在由文字與圖像所展現的虛擬的第三地……。

斷斷續續地前進，一路上又於幾處人家暫歇，但不變的景色欺騙了旅人，讓人無法清楚地知覺究竟旅行了多少距離，於是乎當現實中的旅行漸漸失去度量，你在一個理想型界裡重新將世界固定下來，就像小說家一樣，為自己謬力構築一個某方面來說更為潔淨的世界。

現實旅行的視野裡並無緯度線的標誌，再壯闊的旅程也都收納在單一的記憶場景內，前進成了一種純然持續、穩定而無特定意義的愉悅。然而隨著逐夜氣溫的下降與側風的增強，向南的旅行就將近終點。

當初人們是如何來到巴塔哥尼亞的呢？是什麼理由讓一些人在此地居住下來？又為了什麼而未曾離開？而他們彷彿了解，此時此地，於此寒冷嚴酷、荒涼貧瘠之地的棲身處所，甚或所擁有的一切，只是從天地之間租賃得來，不值悻悻死守，使得那些住所的內外空間彷彿可以相互流動，人們進出的生活像是在街道上敞開衣襟般自得。

一個午後我在智利南方的某個小鎮跌下巴士，走出站，才從長途旅程的疲倦中伸展開來，對於尋找投宿之處仍意興闌珊。想順著橫在前頭的路胡亂地走幾條街，路口剛從超市採買完的中年先生開著一台老舊的車經過，問覓得住處否？

便打開車門，把一些鼓滿的牛皮紙袋撥開，替我讓出一個位置。他將我領至自家二樓的一個小房間，睡舖邊有個約與床齊高的窗，也不似常有人起居的痕跡，屋頂很低像是個閣樓，看來樸實，房裡也再無客人，圖個寧靜，價錢合理，便欣然答應下來。主人見我已安頓妥貼，便又轉身出門，嘴裡含糊若說了門無須上鎖，便留下整間屋子予旅人，令其自由進出。打算下廚，我稍微端詳著這戶人家的廚房有些什麼佐料可借，屋裡不知何時冒出了一個孩子，便同他摸出門採買食材。在一戶人家前，孩子隔著籬笆叫出玩伴，介紹了我是家裡的新朋友，又興沖沖地跑出了街角的視線外。

天黑後我忙著整理人家的廚房，整理出可用的鍋具，屋裡仍未有人歸來。廚房裡只有切菜和滾水的聲音，我獨享著滿室安靜，暫時忘了自己身在何處，想起很久沒撥個電話給母親，想問她平時那牛肉該如何燉。

旅行的時候，總希望自己可以被一個新的生活徹頭徹尾洗過，但是當我排除一切，越往新生活中投入的時候，就越熟悉，熟悉的是那自己。

開飯後男子回來了，在廚房裡用個暖爐幫我燒熱開水又多事的為我切了蒜和辣椒，然後坐下來看我用餐，問他一起吃嗎，說吃過了，分了他一些自己帶去的烏龍茶，有一搭沒一搭的聊著。聊的些事情都挺模糊，男子並不勤於言詞，也不像是為了殷切待客，或許只是有些寂寞。廚房裡燈很昏暗，沒注意到孩子是否曾回家，也沒想過去探問家裡的女主人，房裡堆滿無疑是紀錄了私人生活史的物品，卻依然感到極其清冷，是它向我如此明白的敞開，還是長久失去了圍籬。

清晨我坐在床上看窗外周圍低矮的屋舍良久，遠處火山吐出一縷煙被晨曦平平地照出了一點陰影，我離開得匆忙，連床角塞得整齊的被巾都還未曾掀起。

* * * *

彼時那位航海家首度發現，美洲大陸南端連通太平洋與大西洋的水道，便以其名命之的麥哲倫海峽，又見夜裡對岸島嶼原住民的篝火點點自地面升起，而命其為火地島(Tierra del Fuego)。

在一個天氣極為宜人的早晨，我搭上渡輪跨越海峽，前進火地島，日光柔和像是嬰兒的肌膚，微風拂過海面盪漾，如灑落的鵝毛，島上的篝火不再，取而代之的是零星開採用天然氣井，吐出的兇猛火焰。

在一些紛擾中，火地島被一條經線劃開分屬智利與阿根廷所有，我聽說智利的那半鮮有開發，但那些尋求更大放牧地，來自克羅埃西亞與奇洛埃的移民在過去一、兩個世紀間定居了下來。那些原先對火地島近乎無知，卻仍不遠萬里而來的移民者，其擁有的一分固執，令我好奇不已，而在岸邊小鎮波韋尼爾(Provenir)下船。冷清的小鎮上不見拓荒者的那份堅毅，風吹得屋外貼的鐵皮啪搭啪搭響，我一心想找些克羅埃西亞的傳統食物，但是裝潢古舊豪華的陰暗餐廳裡，老侍者解釋著今日那些菜餚只出現在節慶的私房菜單裡。小鎮名在西文裡原意為展望，確實很符合拓荒者當時心中的某一片拼圖，渡過多年風霜小鎮面貌猜想沒有改變多少，但不明心中屬於開創的時光是否停滯不再向前。然而失望對旅人來說卻是不錯的調劑，它帶你到了超乎預期之地，並且在此遊人不來之地，我的每一步也都算是具有開創意義了。

健壯的小馬徜徉在沒有圍籬的牧草上，瘦小的黑犬唯唯諾諾地尾隨，攀上土堆主要的礫石路延伸至看不見盡頭，連搭便車都要好運氣，但當地人友善的收留與接運讓我得以在這不毛之地獨自旅行。夜裡我留宿在因開採天然氣而生的孤島小鎮，與老夫妻秉燭夜談歷史，四周的安靜得像是一種流質，穿透眉心。簡潔的集合宿舍線條，僅此一家的教堂、餐館，活動禮堂改裝的雜貨店，自行成一個極微生活圈，鎮外天然氣井竄出火焰燒得空氣熱辣辣的，野生智利羊駝在滾燙的空氣後方坐臥啃食，形象如海市蜃樓飄忽不定，火地島本是巴塔哥尼亞地景的延伸，卻多了份末世的不協調感。

然而這種末世感，卻還從另外一個脈絡所顯現。

在幸運的一天中，我靠便車接力的方式，從火地島的北端向南移動超過 400 公里，越過智利邊境，直抵最南端屬阿根廷的城市—烏舒懷亞(Ushuaia)。這裡不但是火地島的最南端，也是美洲的最南端、除卻南極洲世界的最南端，人們稱其為「世界的盡頭」(El fin del mundo)。自加勒比海岸開始，沿著安地斯山脈壯大的身軀，一路向南旅行，北方的安地斯山，其令人暈眩的高度擎天，一路往南下降，卻在南方冰雪的切割下，更顯陡峭尖銳，如同一把朝天鋒利的刃，劃開天幕。

在這南國之南，四處皆是以冒險家為名的山峰、冰河與海峽，在人對於天涯之地的呼喚之中，無處不隱藏著一種拉鋸，和召喚，欲拉倒那矗立在巴塔哥尼亞的無名碑，召喚內在的那份荒涼與冒險。

旅程一路至此歷時五個月，來到世界的最南端，此前再無去路，忽然有股強烈的悵然之感。

是什麼將我從原本的生活帶到此處呢？我意會到，最初我所意欲前進的方

向並不是盡頭，是此盡頭之後，是此末世之後，是無盡。在書店裡挑選明信片時，偶然看見了一些年代久遠的黑白照片，照片中的人們在酷寒的環境裡，衣不蔽體，並在身上畫上粗寬的平行白帶，並在頭頂偽裝了雙髻鯊、虎鯨狀的造型，極其奇特詭異，是火地島原住民成年習俗的儀式活動。而這些難解的行為，彷彿在世界的盡頭開啟了另一迷境，讓人不禁追究入另一段旅程。這些線索把我帶到了一些古老的遺跡，那些不過三四十年前仍然居住於此的原住民 **Selk'nam**。

早在歐洲人與旅人來到此地之前，火地島上居住著一些原住民，他們居無定所，過著遊獵生活，因而多數時候無可遮蔽之所，衣食住行皆暴露在大地上，同時承受著此地嚴酷的風寒、盛行的雨水與降雪，卻僅以獸皮裹身，寒冷得總是成群屈身於篝火旁，總是飢餓狼狽淋漓瀉瀉的模樣，與他們高大的身形不成協調，彷彿這樣的生活方式是出於一種固執；而他們對於死亡是冷漠的，他們掩埋死者，燒毀其物品，抹平一切存在過的痕跡，似無有來世的觀念；雖然相信萬物有靈，卻又從不與那些精靈交涉，沒有明確的宗教；他們遊蕩在火地島上，心無所依，身無所繫，過著如夢一般的生活。如果說澳洲烏魯魯的原住民在「夢世紀」之後循「夢的記號」摸索祖先留下的線索，則 **Selk'nam** 必定是失落在夢裡，而那夢恐怕也難以說明是為嚴酷的亦或無所意識的。

當我欲追溯這些人從何而去之時，才發現三、四十年前，**Selk'nam** 的命運已無路可走而終至全族滅絕，消失於歷史之中。

望著手上古老朦朧的照片，當這些影像被捕捉下來的時代，現今技術的軟片與相機都還未被發明，被攝者需要在一個巨大的黑盒子前，於長長的時間內固定姿態，來協助攝影師完成長時間的曝光，因此同時，現實與顯像中的時間都一同凝結了。這些古老的照片是 **Selk'nam** 所留下最後的身影，而彼時許多人仍然相信，攝影術會奪走一個人的靈魂。

在 **Selk'nam** 滅絕不久之前，二十世紀初有極少數的傳教士，基於宣道與服務前往火地島，希望提供他們蔽護之所，並以人類學方法研究並紀錄他們的生活，成為少數流傳下來的科學文獻；稍早的時候，達爾文於十九世紀初，在經過親身的觀察後，摻雜不少帶有歧視的語氣，記述了這些火地島人野蠻、悲慘與道德上未開化的處境；而在達爾文到訪之前的一段漫長時光，**Selk'nam** 面臨殖民者的屠殺，作為驅逐與開闢新牧地的手段，並令他們承受許多異地移入的疾病，使得人口數量極遽地減少；麥哲倫和他的船隊，僅僅只早殖民者一步登陸火地島，以愚弄的方式誘捕這些大腳巨人，作為回應東印度公司的命令，蒐集各色人種作為標本，卻在漫長的回航過程中令兩位巨人獲壞血病致死。**Bruce Chatwin** 相信莎士比亞受到這段故事的誘惑，而寫進了暴風雨；這一切不過只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不久之後；在更早以前，火地島人在一個我們未曾謀面的時空中，其生活不

為人所知，回溯到他們初抵那世界的盡頭之時。

於是，隨著一代探險家步步向南的探索，故事的輪廓突然浮現了出來。兩地一些岩石上共同的手印畫，說明了 **Selk'nam** 曾經從巴塔哥尼亞的北部遷徙過來；抵達巴塔哥尼亞地區之前，很可能是他們停駐在祕魯一帶定居的夥伴，後來創造了輝煌的印加文明；而留在南美洲北方加勒比海岸的那群人，創造了泰隆納文明；而泰隆納文明，又可以回溯到通過中美地狹南向加勒比海岸轉移的古馬雅文明，與後來阿茲特克帝國的興起；然而這一切都要從 1 萬 4 千年至 3 萬年前，上一次冰河期，一群人類為了追逐長毛象與野鹿，踩過冰封的白令海峽，首次自亞洲進入美洲「新大陸」。

我忽然了解到，所謂「世界的盡頭」，更像是人類祖先，自歐亞大陸發源地，離家進行了一趟遙遠與漫長得難以想像的旅程，在經過數千至上萬年的時間後，抵達了世界的最南端，這趟偉大旅程的盡頭。當他們抵達那有涯之末，是否也曾感受到我有過的那份悵然，或是為世界如此渺小而感到悲憤呢？或是至此終於夢醒，又或現實到底了，我們遠古的祖先決定從此走向夢裡？

一萬多年後的所謂歷史時代 15 世紀，哥倫布的到來北美洲「再發現」了「新大陸」，16 世紀西班牙殖民者來到中美與南美大陸北方，殲滅了阿茲提克與印加帝國，18 至 20 世紀間，歐洲的探險家、傳教者、移民者陸續抵達南國巴塔哥尼亞，而當我身處世界的盡頭並認識到關於 **Selk'nam** 的知識時，他們已消失於歷史之中，身旁所見，僅是抱著大筆鈔票，準備搭破冰船前進南極的觀光客。

Selk'nam 未曾真正像一路上落腳而落地生根的那些文明一樣，卻一再堅持上路，而上一次的冰河期結束，白令海峽的凍橋融解之後，其後再無來人，他們獨立於人類的歷史之外，獨自生活於洪荒之夢，而眼前洪荒走入末世。

又或許 **Selk'nam** 未曾真的走入末世，彼時他們的靈魂已被攝影術所抽出，顯像在膠片上、付印於明信片上；奪人信仰的傳教士，將其書寫入人類學式的文本之內，當旅人偶然迷行至世界的盡頭之時，受紀念品賣店裡的影像與文字深深吸引，唯其識受那些黑白色品質粗劣照片，或殘片書簡中一種陰鬱而冷峻的情調攫獲，熏習出了旅人經驗之洪荒處或我執處隱現的一群身影，稱為末那識中 **Selk'nam**，是故旅人之迷行至此地完全是依賴一種虛忘的偏執與依外緣起之性。而 **Selk'nam** 卻一直流轉在八識之中。

那些唯其識中曾經召喚出 **Selk'nam** 者，他在現代生活裡成為這樣一種人：仍在學校時期的某一年，當那些年輕學子興奮地在人群中尋找連結並定位自己，在社群中力爭上游，他幾乎不曾出現在同儕之間也離開那個場域很遠，並以夜幕

將其他人隔絕。待所有人都睡去之後，他推開房門外出，幾乎持續整年的夜晚他在居住的都市裡步行，沿著城市裡棋盤格的道路轉圈。

深夜的都市裡不見人跡如同超現實的場景，他摸索著黑暗中一些細微的聲響前進，像是電桿頂端陶瓷絕緣體燒裂空氣的滋滋嗡嗡聲、行人道上突出的大型抽風扇虛勢地揮搨，悶聲的中空氣彷彿有個空洞。他可以如此一直走下去直到隔日第一班捷運發車，只因棋盤上任一格的前進與轉向的決定都毫無目的，因此不必然有終點，如同夜裡那些無人觀瞻的行人交通號誌，被銷去觀看意義一樣的荒謬感。

為了那樣毫無目的步行的執念，之後某一年他跟隨著神明的轎子從小島由北至南往復走了一回。轎子隨著神明的意念轉，而追隨者僅是追隨，他未曾像真正的信徒那般，以神明的意念為自我解釋，是故目的與意志皆不在他。沿途有庇蔭便睡，信徒貢獻便吃，他從方向與選擇中被解開，自我被銷解。是迷行也不是，因為沒有目的便不能迷。

如此說來，數年後，當驅使旅人來到世界盡頭的並不如自認的那種自由意志，那些虛妄的偏執與外緣，就像一盤棋，每一子之間織成一張綿密的網，而那地理的迷行卻真實是因果中的迷行。這次他沒有棋盤格也沒有神明，但想要離去越遠越好，他曾經想過去歐洲或是西藏，他覺得彷彿該去認識從來都心神想望之地，或是再回去一次印度，看著一張小小的世界地圖，其實他感到有些茫然，但這些縈繞在他心中的地點最後都沒有成行。

彼時北半球正值嚴冬，只因為他想出門時能夠少帶一些衣物，所以貿然決定了南半球最遠的南美洲，那是一個於他而言從無想像之境。如果要為這樣的決定提出一個更能夠理解的緣由，或許是他要去一個非但離家極其遙遠的、甚是離自身想望亦遙遠之境，而沒有想望的旅程便可以永遠不得結束，以致這樣的地方於他無論如何都更荒蕪。

但是最終走入末世的是 **Selk'nam** 卻不是時間本身，只有時間才是真正那樣的對方向與目的冷漠，而 **Selk'nam** 或旅人卻可能從來都不是。我思考著這個空缺該如何被解釋……。到底是什麼牽引著我遁入這個思緒的困境，我在追尋之中迷失了原初所追尋的，旅人在路途上闖入了一個末世，時間的盡頭原來是一片廣大的陸地，我在不同的旅程中進出穿梭，攪亂了時間的方向……。